

回春錄新詮



王孟英原著 周振鴻重按

回春录新诠

王孟英原著

周振鸿重按

责任编辑：朱杰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75 插页：1 字数：296,000

印数：1—12,300

统一书号：14264·59 定价：1.75元

yx173/24 序

任何科学，都须依靠辛勤的积累，而攀登高峰，则更需从继承的基础上开始。有志于祖国医学事业的人，怎样从浩瀚的典籍和医家们那里遴选、继承而获得真正有用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这个问题我作过探索。在“拜书本为师”的博览过程和“向前贤求教”的道路上，识得王孟英所著的《回春录》与《仁术志》，不失为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的灿烂明珠。

王孟英，清代温热学派四大名家之一，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以后之“集大成者”。《回春录》与《仁术志》是他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总结。后世的医家们认为王氏造诣深邃，见识卓越，临证轻奇，机轴灵活。他的医案议论精辟，理法严谨，处方熨贴而效果彰著。可惜当时王氏因诊务冗繁，或因奋笔疾书等原故，书既意简言赅，难免有晦涩或疏漏之处。

为了给初读此书的同志们提供方便，笔者不揣谫陋，根据自己多年来学习该书的体会，参考各家

有关论著，按照中医基础理论，于原书每案之后，加写按语，以期阐发王氏的旨意和自己的看法，题名《回春录新诠》，供读者参考。虽然这种做法，不免自罹野人献曝之诮，但抛砖引玉正是重按、出版此书的目的。

此书承朱佑武医师热情帮助审阅修订，特此表示感谢。由于个人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周 振 鸿

一九八一年八月

罗

回春录原序

余友王君孟英，少年失怙，其尊人弥留之际，执孟英手而嘱曰：人生天地之间，必期有益于世，汝识斯言，吾无憾矣。孟英泣拜而铭诸心腹。然自顾家贫性介，不能为利达之人，将何以为世用耶？闻先哲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语，因自颜其室曰“潜斋”。而锐志于轩岐之学，潜心研究，遂抉其微。年未冠，游长山，即纳交于余，每见其治病之奇，若有天授，而视疾之暇，恒手一编不辍也。继瞻其斋头一联云：“读书明理，好学虚心”。可见志苦力学，蕴之胸中者，渊深莫测，乃能穷理书性。出之指下者，神妙难言。二十年来，活人无错，岂非以用世之才，运其济世之术，而可垂诸后世者哉？今就余耳目所及之妙法，仿丁长孺刻仲淳案之例，录而付梓，名曰《回春录》。然见闻有限，遗美极多，世之君子，必有如庄敛之，华岫云其人者，更为之远搜博采，以广其传，而余糠秕在前，有荣施矣。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冬十二月愚弟周鏊拜题

几点说明

一、《回春录》与《仁术志》是王孟英许多医学论著中的二部重要著作。《回春录》二卷，由周铎辑录而成；《仁术志》八卷，由张柳吟、赵梦龄等辑录而成。二书经杨照藜合刊，曾题名为《王氏医案》正、续编。这次整理并将王氏《霍乱论》医案一并选入，仍缘用《回春录》之名。

二、此书的特点是王氏十分成功地运用中医理论，对病例作了精辟的分析，并总结了关于温病发生、发展、转归的规律，以及治法用药等方面的经验。内容丰富，记录真实。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王氏在整体观与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运用调整枢机气化的理论与滋阴补体等治疗方法，以及对药物性味归属关系的研究，是非常成功的。因此，对很多错综复杂、疑难危重病例，他能精敏地辨明证候，掌握病机，体察虚实，权衡缓急。别具一格地随证制方，精选药物，从而达到治疗的预期效果，张山雷氏曾评价“孟英之临证轻奇，处方熨贴，亘古几无敌手。”石念祖氏亦谓：王氏之书“果得融汇贯通，则古今医籍兼读可，缓读亦可”。这些评价在医苑中是颇不易得的。

三、此书自清代刊行以后，流传既广，影响亦大，版本种类繁多。由于非一人所辑，故录叙病情方法亦有参差，即

各种版本所刊之案文、药物，编排方式很不一致，此次特选择咸丰元年辛亥（王氏生存年代）吟香阁镌刊本作为蓝本，并参照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本、1937年上海世界书局版本，重新予以厘订、标点、补注、校正。

四、此书经过以上参校，凡有出入之处，以及难义字，偏僻词，成语，典故，均于原文之后，分别作了注释。

五、此书原本系按年次编录，其中时病与杂病互相混淆，深感检阅不便。尤其对于王氏的学术思想体系，初读时实难以联贯聆会。此次按病证作了分类，但由于原著有些是以病因或病机立案的，或者一案包括数病。此次分类只是初步试尝，难免有未尽善处。

六、书中所用成方，均加用了*号，按笔划依次排列，附于书后，以便检阅。但王氏用方常只师法立方之义，有仅取其中一二味药物的，又有已用其药因另具新义而不载方名的，有略减药名而以一字代表全称的，或案文中有明显简脱或错讹的，诸如此类，此次均加以括弧，斟酌补入“汤”、“丸”等字样及药物全称。又处方中以天冬、麦冬称“二冬”，牡蛎、鳖甲、龟版称“三甲”，莱菔称芦菔，葶苈称鳧苳，海蛇即海蜇，王氏自按称“雄按”等，则于此处统一说明，不另分别补注。

七、此书只是王氏临床的经验结晶，其中属于“救误”病例所用方药，多有超出于“一般常规治法”之处，这些能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辨证论治实质的理解，却不能因其当时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将它看作是治某病的特效药方或秘法。

宜于其差异处细心体察。王氏亦曾谆谆告诫“活法从心”，“同病异体，难执成方”。至于他的医案中另有一部叫《归砚录》的，尚待加工整理，此次没有来得及辑入此书之内。

目 录

一、内 科

感冒	(1)
风温	(11)
春温	(19)
暑温	(26)
湿温	(39)
伏暑	(55)
秋燥	(85)
冬温	(88)
咳嗽	(95)
喘证	(110)
哮证	(119)
痰证	(121)
血证(吐、衄、便血)	(131)
惊悸怔忡	(147)
不寐	(156)
遗精	(157)
癫狂	(159)
痫证	(162)
中风	(162)
眩晕	(167)
厥证	(173)
脱证	(177)

痹证	(179)
痿证	(184)
脚气	(185)
胃脘痛	(186)
胁痛	(196)
腹胀腹痛	(197)
噎气	(204)
呃逆	(207)
呕吐	(208)
霍乱	(209)
泄泻	(240)
痢疾	(250)
便秘	(269)
脱肛	(271)
疟疾	(272)
黄疸	(304)
积聚	(306)
水肿	(309)
淋证	(311)
疝气	(315)
诸虚	(317)
中毒	(326)
发斑	(327)
杂治	(328)

二、妇 产 科

月经不调	(331)
热入血室	(336)
崩漏	(337)
白带	(337)
妊娠感冒	(338)
妊娠疟疾	(341)
妊娠咳嗽	(344)
妊娠泄泻	(345)
胎漏	(345)
滑胎	(347)
滞产	(352)
死胎不下	(353)
产后血晕	(354)
恶露不下	(355)
产后发痉	(359)
产后昏迷	(359)
产后发热	(360)
产后头痛	(368)
产后痹痛	(369)
产后吐泻	(370)
产后急劳	(371)
子宫脱垂	(371)

三、儿 科

麻疹	(373)
痘疫	(379)

惊风	(382)
疳积	(384)

四、外 科

疽	(386)
无名肿毒	(388)
疔	(389)
瘰癧	(390)
发颐	(390)
乳中结核	(391)
肠痛	(392)
梅毒	(393)
肾囊痛	(393)
脓窠疮	(394)

五、五 官 科

目赤	(396)
内障	(398)
胞睑肿核	(399)
喉痹	(400)
喉风	(403)
疫喉痧	(404)
阴虚喉痹	(408)
鼻渊	(408)
舌疮舌糜	(409)
附录：方剂索引	(412)

王孟英学术思
想及其他…… (420)

一、内 科

感 冒

一何叟，年近八旬，冬月伤风，有面赤气逆、烦躁不安之象。孟英曰：此喻氏所谓“伤风亦有戴阳证也”。不可藐视^①。以：东洋人参 细辛 炙甘草 熟附片 白术 白芍 茯苓 干姜 五味 胡桃肉 细茶 葱白，一剂而瘳。

孟英曰：此真阳素扰^②，痰饮内动，卫阳不固，风邪外入，有根蒂欲拔之虞。误投表散，一汗亡阳。故以真武*、四逆*诸法，回阳镇饮，攘外安内以为剂也，不可轻试于人，致干操刃之辜，慎之慎之！

注：①商务本作“忽视”。②商务本作“真阳素虚”。

按：“戴阳”之证，乃下焦虚寒，阳气浮越。与“阴盛格阳”之内真寒、外假热在病理变化上虽皆属真寒假热，但临床见症却有内外、上下之分。阴盛格阳为肌表出现浮热，口渴，手足躁动不安，苔黑润而舌胖嫩，脉豁大空虚等。戴阳则见足冷心悸，溲清便溏，气短吸促，或倦怠懒言，而面却浮红，甚至口鼻出血，脉大而芤。二者皆属危象，往往互见，难以截然分开。

此案因伤风小恙而出现此症者，盖患者已近八十高年，下元衰惫，真阳式微，故伤风小恙虽未经发散，亦足以扰动元阳，挟素

有之痰饮而浮越。类彼戴阳之证而出现面赤气逆，烦躁不安。王氏因其内挟痰饮，故选用真武汤*，更加四逆、参胡饮*等组合成方，其中用参、附、姜、胡桃、五味以回阳纳气；茯苓、细辛撤饮；细茶、葱白以散风寒。但恐姜、附、辛、葱等辛味太过，非阳虚之体所宜，复以五味、白芍等酸敛以监之，防其太过。人谓孟英治病，悉用滋润清解为法，用药偏于寒凉而力诋温补。观其此案，悉本仲景成法，按证施方，固无门户之见。细玩此方，温阳而不伤燥，温补又能散邪，理法严谨，无太过与不及之弊。非熟娴《伤寒论》者，莫克臻此化境。

江小香，病势危笃，浼人迎孟英诊之，脉虚弦而小数，头痛偏于左，后子夜热躁^①，肢冷欲呕，口干不欲饮，不饥不欲食，舌蹇言涩，溺黄而频，曰：体属素虚，此由患感时邪，过投温散，阴津阳气皆伤，后来进补而势反日剧者，滋腻妨其中运，刚烈动其内风，以致医者金（金读qiān 音千作皆字解）云：表之不应，补亦无功，竟成无药可治之证。虽然、不过难治耳，未可遽弃也。与秋石水拌制高丽参 苁蓉 首乌 生白芍 牡蛎 楝实 盐水炒橘红 桑椹 石斛 蒺藜 茯苓，煎（汤），吞饭丸肉桂心五分，一剂躁平呕止，各恙皆减，连投数服，粥食渐安；乃去首乌、楝实，加砂仁末拌炒熟地、菊花、枸杞，半月而瘳。

注：①商务本作“头痛偏于左后，子夜热躁”。

按：“子夜”谓半夜子时。乃阴阳交替之际，大凡重病阴虚将竭，或元阳衰惫之人，此际因阴阳之造偏，故病亦常因之而剧化。

此案以素亏之体，又经误治，阴营因温燥而愈竭，肝阳遇刚烈

以披猖。少阴失藏，其脉循喉咙挟舌本，津亏无以濡润，故口干溺黄，舌蹇而言涩。又水亏则木旺，风火升腾则头痛偏于左后；木横土困则欲呕而不饥。

夫水亏火亢，温散固已不宜，然外邪未除，滋腻亦为禁剂。王氏用高丽参而以秋石水拌之者，取其咸寒润下；用橘红化痰畅气；茯苓通阳入阴为使；苡蓉、首乌、桑椹、石斛、蒺藜、白芍益肾柔肝；秋石、牡蛎潜阳；川楝子止痛。至于用饭丸肉桂心者，此中亦寓深义。盖阴津已涸，势难温燥，而病者肢厥不饥，渴不饮水，投参、蓉、秋石、盐水之属，不可无快脾抑肝之品。因此用肉桂之温燥芳香为反佐，而稍逗元阳；以甘平补中和胃清肺之梗米饭作衣，包裹肉桂，使之直达下焦而招纳浮阳，温命门之火，且以煨土制木。果以一剂而燥平呕止，连投数剂而粥食渐安。

迨胃苏纳谷，乃投补血填精之品，去肉桂、首乌、川楝，加砂仁炒熟地、枸杞、芍药以填补之。

揆补阴之法，须按脏腑体性及宜忌而选用之，即以补养肝阴为例，宜柔润松灵之品，如杞子、沙苑、石斛、桑椹、首乌、三角胡麻……等，若用当归、二地、阿胶，则必待湿热痰火已尽，胃苏脾运，然后方可投之。若此案之不食不饥，用之必致酿痰腻膈，往往下焦未受其益，中焦先受其累矣。

周子朝，患恶寒、头痛、发热，酷似伤寒，而兼心下痛胀。孟英脉之，右部沉滑，苔黄不渴，洩如苏木汁。先以葱豉汤*加(山)梔、(黄)连、杏(仁)、贝(母)、蒺(仁)、橘(皮)为方，服后微汗，而不恶寒反恶热。虽汤饮略温，即气逆欲死。孟英曰：客邪解矣，清其痰热可也。予：知母花粉 杏(仁) 贝(母) 旋(覆) 滑(石) (石)斛 橘(皮)

枇杷(叶) 茅根 芦根 地栗 海蛇等药,果吐胶痰甚多,而纳食渐复。惟动则欲喘。于“肃上”之中,佐以“滋下”为善后而瘥。

按:此案头痛发热而恶寒,心下痛胀,与《伤寒论》之太阳病表未解,而下之,邪陷于胸之“小陷胸汤证”病机相似。但小陷胸证脉浮滑,此则脉沉滑,伤寒为寒邪,而此乃温邪,伤寒之邪从表入里,误下而成结胸;此乃温邪自上而下,渐入气分,未离卫分,故外而头痛发热恶寒等表证仍在。入里化热,邪热薰蒸,肺气不降,痰热阻痹,故心下痛胀,苔黄而洩如苏木之汁。王氏用葱、豉、连翘等辛凉轻剂解表;豉、栀、黄连苦寒微辛清里;杏仁、贝母、萎、橘肃肺去痰。此即“轻可去实,辛平宣泄”之法也。

服后微汗,在卫之邪已解,在气之痰热盛于阳明,故不恶寒而反恶热矣。其饮略温之汤即气逆欲死者,因痰热聚阻气分。温汤沃之,痞塞益甚也。凡邪入阳明,气热不甚,则不得用白虎汤之辛凉重剂。未成里结,亦不得用承气辈之通下。只着重于调理气机,以清热、蠲痰、化湿为治。此“分消走泄”之法是也。方中以杏仁、旋覆、枇杷叶、橘皮肃上理气;知母、贝母、花粉、滑石、芦根、雪羹等清热、蠲痰、利湿,服后果吐胶痰,邪出而其病遂愈。至于动则欲喘,是下元肾虚,标病已除而露出阴虚底板。乃于清肃药中,佐入滋下之品以善后。

《寓意草》谓:“伤风亦有戴阳证”。此为高年而言。然有似是而非者。黄鼎如母,年登大耄(读 dié,音跌,八十岁称耄),季冬感冒,痰嗽气逆,额汗颧红,胸痞不饥,神情躁扰。孟英诊脉,左弦疾而促,右滑数而溢,苔色满布。系冬温挟

痰阻肺，治节不伸，肝阳鼓舞直升。昔罗谦甫有“治痰火类孤阳”之案，与此颇相似也。以小陷胸汤*加薤白、旋覆、赭石、花粉、海蛇、鳅苈、竹沥，为大剂投之，痰活便通，数日而瘥。

继有陈舜廷之父，年逾花甲，患痰嗽气逆。惟饮姜汤则胸次舒畅，医者以为真属虚寒矣。连投温补之剂，驯致咽痛不食，苔色灰刺，便秘无溺。求孟英诊之，脉至双弦，按之索然，略有^①胃气。曰：渴喜姜汤者，不过为痰阻清阳之证据耳，岂可妄指为寒，而迭投刚烈之剂哉？胃阴已竭，药不^②能为矣。

注：①商务本作“略无胃气”。②商务本作“药无能为矣”。

按：《寓意草》乃喻嘉言医案。其载治石开晓一案，病伤风咳嗽，未尝发热，但自觉气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续，头面赤红，躁扰不歇，脉亦豁大而空。喻谓曰：此证颇奇，全似伤寒“戴阳证”。何以伤风小恙亦有之？急用人参、附子等药，温补下元，收回阳气……。

此处王氏援引喻氏治验之案，与此案对比，供学者作临证鉴别参考。其实“戴阳证”外感者有之，杂病亦有之。非谓伤风小恙不足以致戴阳，惟其少见耳。凡下焦虚寒，阳浮于上，下真寒而上假热者，即能致此，况年高而真阳式微，阴寒踞著而逼阳上戴乎？然黄案额汗颧红，乃痰热阻肺，风阳上升，正如罗谦甫所谓之“痰火内实，阻阳于外”，痰火“类似”孤阳之证，而与喻嘉言治石某案之下焦虚寒，上显假热之“戴阳”证，并不相同。夫虚实攸关，寒热各别，相距径庭，治法当异。故王氏用小陷胸汤加旋覆、代赭石、雪羹、竹沥、薤白等肃肺降逆涤痰，并不用滋填潜镇、或辛温回阳救逆诸法。盖不能徒执“面红、肢冷、气逆”等

现象，而不审察脉舌及其病机，粗心其治。至于陈某一案，乃高年阴虚，痰热阻肺，病机与黄案相近似，以误作虚寒气厥，迭投刚烈，劫竭阴津，此时虽甘露琼浆亦难以复其已竭之津矣。

丙申春，蜀人石符生将赴邓云崖司马之招，经杭抱病，侨于张柳吟之旧馆，亦为寓侧陈六顺治困。居行之主人知之，即告以柳吟仆病之事，石闻之悚然，亟遣人延孟英诊焉，脉沉而涩滞，模糊不分至数，肢凉畏冷，涎沫上涌，二便涩少，神气不爽。曰：此途次感风湿之邪，失于解散，已从热化。加以温补，致气机愈形窒塞，邪热漫无出路，必致烁液成痰，逆行而上。但与舒展气机，则痰行热降，诸恙自瘳矣。以：黄连 黄芩 枳实 橘皮 栀子 淡豉 桔梗 杏仁 贝母 郁金 通草 紫菀 竹茹 芦菔汁等药，三服而起，调理匝旬遂愈。

按：此病由感受风湿之邪，失治入里而化热，缠绵气分，充斥三焦。夫上焦郁闭则神气不爽而脉象模糊，中焦壅塞则涎沫上涌而肢凉畏冷。下焦阻滞则二便不利。

夫三焦者，乃气机升降，水道通行之所。治疗之法，唯有随其势而上下分消走泄之。

此案脉症如斯，最合苦辛开降之法，用苦以泄热降浊，辛以宣气豁痰。方中栀子豉汤合芩、连、通草通行三焦而解郁热；杏仁、紫菀以开上；枳实、橘皮以宣中；通草、滑石以清下；至于用贝母、郁金、竹茹、芦菔汁，因热邪煎灼津液已化为痰，爰以之涤除痰浊耳。